airiti

聲 韻 論 叢 · 第 十 四 輯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 頁45~66 臺 灣 學 生 書 局 2006 年 10 月

# 漢藏語和其他語言中邊音的塞音化\*

馬提索夫\*\*原著 蘇玉玲、邱彦遂、李岳儒 譯\*\*\*

舉世立足於舌尖【猶太諺語】❶

## 摘 要

由於[d]和[1]發音特性的接近,不論是同一種語言內部,或是方言與 方言間,都很容易發現這兩個語音的相互交替。但在漢藏語歷史比較的研究

<sup>\*</sup> 本文最初以"The Dinguist's Dilemma: deltacism of laterals in Sino-Tibetan."(〈語言學家的困境:漢藏語邊音的塞音化〉)的標題發表於「第 23 屆國際漢藏語暨語言學年會」(1990 年 10 月 3-6 日,阿林頓 [Arlington] 德州大學),尚未以英文正式出版。標題中「dinguist」(語言學家)這個虛構詞的意義在下文會逐漸明朗起來。

<sup>\*\*</sup> 本文作者(James A. Matisoff)為柏克萊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授。

<sup>\*\*\*</sup> 本文的翻譯始於 2003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吳聖雄教授徵得馬提索夫教授的同意,將原稿交給選修「中國語言學名著選讀」的碩士班研究生蘇玉玲翻譯。初稿完成後,交給博士班研究生邱彥遂修改,完成第二稿。譯稿經《聲韻論叢》編輯部送審通過後,再參考審查意見,交給博士班研究生李岳儒修改,並請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林英津教授對全文作了詳細的審閱與潤色。

<sup>●</sup> 猶太語(Yiddish): Di gantse velt shteyt oyf der shpits tsung. 這句諺語的意思是「一個人說的話會對他的一生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前人似乎有意無意的忽略了這個事實。本文就生理發音的角度,說明 [1] 在 [j] 之前很容易產生「增音」 [d] ,而 [d] 卻造成 [1] 的失落,這就是「流音的塞音化」。再藉由上述的理論,找出十六組漢藏語族的同源詞,為漢藏語同源詞的研究提供另一個思考的方向。

關鍵詞:漢藏語 藏緬語 上古音 塞音化 邊音 複聲母 變異 詞源 同源詞

### 1.0 引言

舌尖輔音〔1〕、〔d〕和〔n〕在發音特性上相當接近,它們都是舌尖抵上齒齦或上齒背造成阻塞的濁音。許多語言都反映這些舌尖輔音的方言變異,例如,著名的美洲印地安族群達科塔,就有 Dakota、Lakota 或 Nakota 三種不同的發音。 ② 不少漢藏語(ST)詞源例證也顯示了〔1〕和〔d〕的交替,由於條件相當模糊,使我們聯想到印歐語中  $d \ge 1$  「偶發性」的例子。

上述  $\mathbf{d} \times \mathbf{1}$  交替的方向性,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究竟是〔1〕>〔d〕的「硬音化」,還是〔d〕>〔1〕的「軟音化」比較可能發生?雖然兩種演變類型都有實證,印歐語中最有名的例子是 $\mathbf{d}$ >1的軟音化:

## 1.1 印歐語

(a) 其他印歐語 d>拉丁語 l

其他印歐語 拉丁語

Ulysses(荷馬史詩的英雄) 希臘語 odysseus

ūlixēs

② [1] 和 [n] 之間的交替,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這種交替在漢語方言學中是個顯著的現象 (例如西南官話),同時也是孩童語言的特點(Greenlee & Ohala,1980)。上古漢語讀 「鳥」為\*tiôg,國語卻讀 niǎo(GSR 1116a),是 [n] 例外出現在應為齒塞音處的著名例 子。正如高本漢(Karlgren)的觀察,這「是不規則的,相當於一個謎」。

#### 漢藏語和其他語言中邊音的塞音化

原始印歐語\*dn/\chighū-lingua ❸ 原始印歐語\*dn/\chighū-lingua ❸ 原始日耳曼語\*tungōn

tear 眼淚(名詞) 原始印歐語\*dakru-lacrima 原始日耳曼語\*taxru-brother-in-law 連襟 立陶宛語 daiwer lēvir long 長的 ❸ 斯拉夫語 dlin-longus

(b) 拉丁語 d>法語1

cicada 蟬

tail 尾巴

拉丁語 法語 cicāda cigale

(c) 拉丁語 d>西班牙語 l

拉丁語 西班牙語 cauda cola

(d) 拉丁語內部 -d-×-l- 的變異

拉丁語 odor「氣味」¥ oleo「散發出氣味」

這些偶發的現象還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文獻所見各種為此特別提出的假說中,「伊特魯利亞語(Etruscan)」對拉丁語的影響是其中之一。❺

❸ 此為本文原英文標題的由來(見前註\*)。要不是拉丁語有這種演變,現在我們都會被稱為「dinguists」(語言學家)!「舌頭」這個詞在印歐語和漢藏語中都有 d ▼1 的變異(詳下文),也許並非巧合。說話者在發這些舌尖音時,必定普遍地(即使模糊地)意識到他們舌頭動作的相似處。

❹ 這個詞根也許牽涉到一個原始的輔音串\*dl-。

<sup>動 由於現代印歐語有時也會有類似的變異,因此 d ★ 1 交替,顯然和伊特魯利亞語無關。約翰・歐荷拉 (John Ohala) 指出,丹麥語元音後面的-d 有時候連母語聽者都理解為-l。</sup> 

48 聲韻論叢 第十四輯

## 1.2 漢藏語

漢藏語發展的方向似乎是\*1>d。 ⑤主張上古漢語非顎化的\*1-發展為中古漢語的 d-, 是頗具影響力的看法: ⑥

	非顎化的 *1-	顎化的 *ly-	
	上古 中古	上古 中古	
高本漢❸	d' > d'	dį > į	
李方桂	d > d	r > j	
薛斯勒(Schuessler)	dl > d	1 > j	
蒲立本(Pulleyblank)	1 > d	l(j) > j	
包擬古 (Bodman)	1 > d	l(j) > j	

1 ★ d 交替,就藏緬語而言,已經在一些可靠的詞源中得到直接的證實。(詳下文 3.0)

## 1.3 探索生理學上的解釋

約翰·歐荷拉(John Ohala)認為,這種塞音化的現象並非肇因於「人類的惰性」,而是「所有發音器官在解剖學、生理學、以及神經生理學都有的制約──即使是那些努力的說話者」(Ohala 1974)。⑨─般而言,包括邊音在內的歷時演變涵蓋了「硬音化(hardening)」、「增音(epenthesis)」或「擦音化(frication)」的特色:

<sup>● \*1&</sup>gt;d 的現象,有個合適的術語「deltacism (塞音化)」。Deltacism 來自希臘字母 delta,從同樣來自希臘字母 rho 的舊術語「rhotacism (捲舌音化)」類推,該術語指涉帶有 r 特徵的聲音。至於由齒塞音變到邊音(如拉丁語,上文)這種反向的發展,我們可以稱為「lambdacism (邊音化)」。

<sup>●</sup> 見包擬古 1985:160。

❸ 若無特別說明,本文所採用的上古漢語構擬是高本漢的系統("GSR",1957)。

<sup>●</sup> 我的同事,歐荷拉根據普遍聲學制約的合理性討論音韻演變,在 Ohala 1983 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 〔d〕是「最具元音性」的濁塞音,比〔b〕或〔g〕帶有更明顯類似元音的共振 峰結構。
- 元音和滑音在〔-j-〕的前後傾向產生摩擦,因為閉元音會提高口腔氣流的速度, 導致音段有明顯的紊流和摩擦。在羅曼斯語和藏語中,普遍都有這種從\*l(j)-或 \*j-演變為 ž-或 dž-的趨勢,值得注意:

#### ◆羅曼語族

拉丁語的「馬」是 caballus>古伊比利羅曼語\*cabalyo>西班牙語 caballo (標準 西班牙語是 /kabajo/, 但阿根廷的西班牙語是 /kabajo/)

拉丁語 i>義大利語 dž、法語 ž,如:

「青年」的拉丁語是 juventās>義大利語 gioventú〔džoventu〕、法語 jeunesse [žœnes]

#### ◆藏語

	原始藏緬語	書面藏語	
wind 風	*g-ləy	rdzi	
heavy 重	*s-ləy	ltśi-ba , ldźi-ba	
four 四	*b-ləy	bźi	
bow/sling 弓/彈弓	*d/s-ləy	gźu <b>O</b>	
flea 跳蚤	*s-ləy	ldźi-ba ,h蕀dźi-	
		ba	
tongue 舌頭	*s-lya	ltśe	

有幾個類似的語根可以找到對應齒塞音聲母的漢語同源詞(詳下文 3.0)。

上面那些例子,邊音的「硬音化」或「擦音化」,或許也可以視為「增音」的 類型——在兩個不易連讀的音之間增生音段。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鼻音或流音的語 境中,包括幾個常見的次類型:

❶ 這個詞根在書面藏語的元音反映形式,見馬提索夫 2003:50,192 的討論。

50 聲韻論叢

聲韻論叢 第十四輯

(a) 鼻音+擦音 > 鼻音+塞音+擦音

例如: 英語的 *warmth*, 常常讀為 [wɒrmpθ] *sense*, 通常讀為 [sents]

(b) 鼻音+流音 > 鼻音+塞音+流音

例如:拉丁語的 cam(e)ra「房間」>法語 chambre

(c) 邊音+擦音 > 邊音+塞音+擦音

例如: 英語的 else, 常常讀為〔εlts〕 false, 常常讀為〔folts〕

(d) 擦音+流音 > 擦音+塞音+流音

例如:梵語 *sravati*「水流」,英語是 *stream*「河流」,俄語是 *ostrov*「島」 (全都來自原始印歐語的\*sreu-)

(e) 斯拉夫語有個相當奇特的增音規則,音串 bj-變為 blj-。例如俄語的「愛」是 ljubitj,「我愛」是 ljublju;其中邊音-l-是增生的成分,而不是增音的語境。

綜合考慮所有的衍變,也許我們可以假定,塞音化的現象本質上帶有某些增音的性質,亦即:

邊音+半元音>邊音+舌尖塞音+半元音(有可能繼續演變為舌尖塞音):  $l_j>ld_j>d_j>d$ 

## 1.4 可預測與偶發

本文想要說明,無論在印歐語或是漢藏語,塞音化都是偶發的現象;但這卻可

能是根據普遍發音行為所必然導致的結果(儘管聽起來有點奇怪)。由於普遍發音 趨勢所產生的音變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發生,所以他們的運作,也許會反常地表現 得像是偶發的現象。

## 2.0 漢語裡流音的演化

重建上古漢語音韻體系,引起最多爭論的,莫過於流音聲母\*r-和\*Ⅰ-,以及那些帶流音的複聲母。⑪這裏無須涉入學者們互相爭執的意見,只要引用幾段論述就足以說明問題的複雜性:

古代漢語(即上古漢語)的聲母 1-同時對應原始藏緬語的\*r-和\*1-,例如「六」liok 對應原始藏緬語的\*d-ruk;及上古漢語「藍」glâm,對應書面藏語的 rams。®而泰語的早期漢語借詞則保留了原來的\*r-,如原始台語的「六」\*hrok、「靛藍」\*graam。(班尼迪 [Benedict] 1972:171)

#### 薛斯勒持相反的觀點:

我保留上古漢語\*1-和\*r-聲母的精確分別。可是我認為中古漢語的 1-來自上古漢語的\*r-,而中古漢語的 ji-源自 1-。……總而言之,上古漢語的\*l-和\*lj-合併成中古漢語的 ji-似乎是極有可能的。(1987:xii)

<sup>●</sup> 參見包擬古〈原始漢語\*I 的後世形式〉 (1980:97-108;漢譯本 1995:116-119) 的討論。最近一篇專門討論這個主題的優秀學位論文是韓哲夫 (Handel) 1998, 他的論文概括了眾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班尼迪、雅洪托夫、李方桂、蒲立本、薛斯勒、柯蔚南(W.S. Coblin)、 葉煌城、白一平 (Baxter)、沙加爾 (L. Sagart) 和斯塔羅斯金 (S.A. Starostin)。

<sup>●</sup> 在這個觀點上,就像梵語在區分印歐語系裡的兩個流音一樣,上古漢語在鑑別原始漢藏語的 \*r-和\*l-時可說是無用的。上古漢語的\*l(j)對應原始藏緬語的\*r-,例證包括「連」或「聯」, 上古漢語\*lian(高本漢 1957: 213a, 214a)/原始藏緬語\*ren「排隊、均等」(班尼迪 1972:#346)。以下高本漢 1957 和班尼迪 1972 將分別縮寫為「GSR」和「STC」。

至於帶流音的複聲母,中古漢語的捲舌聲母一般認為是從上古漢語帶-r-的複聲母發展而來。李方桂給上古漢語構擬了\*-r-和\*-l-兩組複聲母,\*-r-出現在二等字(最早提出這個構想的是雅洪托夫〔Yakhontov〕);而\*-l-出現在 l-與塞音聲母交替的諧聲系列中。●薛斯勒則認定只有介音\*-r-,並假定音節結構的不同足以區別這兩組字:一個半音節的二等字(例如\*gəran)、及單音節的諧聲系列(例如\*gran)。(薛斯勒,出處同上)

## 3.0 邊音×塞音在藏緬語與/或漢語的交替

班尼迪察覺到上古漢語的\*1-在中古漢語塞音化的偶發性質,他說:

在顎化的條件下(不完全如此),漢藏語的\*|-在漢語中傾向於被 j或 dj/i-取代……,有證據顯示漢藏語的\*|-進一步演變為其他濁的或清的齒塞音。(STC:171,n.458)

就藏緬語而言,他極不願承認這種變異,並依例區隔邊音與塞音聲母,認定兩者不 是同源的反映。

也許可以這麼說,許多漢藏語的詞源都明確顯示邊音和齒塞音的交替,無論共 時或是歷時,無論就漢語或藏緬語的內部構擬,或不同語言之間的比較來看,經常 漢藏語系的某個語支呈現塞音,另一個語支卻是邊音。

為了方便,以下我們按照英譯詞義的字母順序來列舉這些同源詞例:

arm 臂 / hand 手 / wing 翼 / cubit 腕尺 / armpit 腋

常見的原始藏緬語表示「手」的詞根\*l(y)ak(書面藏語 lag-pa、書面緬語 lak)在北那加(Northern Naga〔孔亞克 Konyak〕)語言中多為帶 d·、y-或 tś-的變體,❸(如塔布龍語〔Tablung〕的 yak、班帕拉語〔Banpara〕的 tśak、南桑語

<sup>●</sup> 蒲立本曾經給這一類中的部分諧聲系列構擬帶濁的齒間擦音-ð-的複聲母(1961-62:115-119),但是現在顯然已經回歸到\*-1-了。

<sup>■ 「</sup>詞義變體」(allofam)這個術語意指「相同詞族中的一個變體」,由馬提索夫 1978 提出。

[Namsang]的 dak、莫尚語[Moshang]的 yok)。景頗語[Jingpho]的 lətá?比較奇特,也許經歷\*lak>\*lyak>\*dyak 的演變,再藉由類推作用,附加了像「足」ləgō一樣的前綴 lə-的結果。⑥此外,表示「腋」或「腕尺」(一種傳統以肘至手掌的長度為基準的丈量單位)的詞,由於有像盧賽語[Lushai]的 zak、書面緬語的gyak-kəli 表示「腋」,拉祜語[Lahu]的jâ?表示「腕尺」,原始藏緬語可以構擬為\*gyak。漢語有兩個適合的詞:「腋」上古漢語\*ziǎk(GSR #800m)與在 GSR 954d 中擬作\*gjək 的「翼」。班尼迪將「翼」改為\*diək(STC n.458),因為表示「行進聲」的「趩」\*t'jək 見於同一諧聲系列(954g-h)。

#### arrow 箭

經充分驗證,原始藏緬語表示「箭」的詞根有兩個變體,一個是邊音聲母,另一個是濁齒塞音。在 STC (n.313) 中,他們被看作是兩個不同來源的詞:\*b/m-la (巴興語 [Bahing] bla、坦庫爾語 [Tangkhul] məla ) [STC #449] ,和\*m-da (書面藏語 mda、景頗語 [Hkauri 方言] niŋda )。漢語對當的詞是塞音:表示「以繩繫矢而射」的「弋」上古漢語\*djək (GSR 918a-b)。

#### butterfly 蝶

原始藏緬語\*lep(書面藏語 phye-ma-leb);上古漢語「蝶」\*d'iap(GSR 633h)。

#### flat 平坦的 / straight 直的 / full 滿的

我曾詳細證明(馬提索夫 1988)STC 為原始藏緬語構擬的兩個不同詞根:
\*dyam ★ \*tyam「滿的」(#226)和\*dyam「直的/平坦的」(#227),實際上是同源詞,可以分別表示一維、二維或三維空間完美狀態(筆直、平坦或豐滿)的語義。比較巴興語的 dyam「滿的、直的」;書面藏語的 ldem-pa「直的」、ltam-pa、them-pa「滿的」;怒語(Nung)的 ədam「平原(平地)、平坦的」。

<sup>▶</sup> 景頗語中其他很多與四肢或四肢活動有關的名詞和動詞都有 la-前綴。前綴 la-毫無疑問是原始詞素\*lak 的弱化形式,見馬提索夫 2003:130。

對於這些詞形,我現在想聯繫藉由書面藏語的 leb-mo「平坦的」、gleb-pa「弄平」與書面緬語的 lyap「很薄」構擬的原始藏緬語\*lyap「平坦的」(STC #212),從而推論這個詞根可能有同部位塞音韻尾和鼻音韻尾的變體。(見馬提索夫 2003:51)

漢語方面,包擬古(私人會談,1986)已經引證了散見南方方言中的詞彙,包括中山粵語的 tim<sup>22</sup>「豎、直」(方言字寫為「掂」),相當於三鄉閩語的 tiam<sup>4</sup>「直、(形容道路的)徑直,使直」,都指向中古漢語的原型\*diam(B2)。最近龔煌城(2000)提出這個詞族中另一個很好的漢語詞彙:「牒」\*d'iap(GSR 633g)。「牒」這個詞現在指涉「官方文件、證明書」,最初可能泛稱「用來書寫的『平坦』物體」。

#### four 四

就這個數字而言,大部分藏緬語的詞根都是邊音聲母(通常帶有前綴),證明原始藏緬語構擬為\*b-lay 是正確的(例如景頗語的 malī、書面緬語的 lê)。正如前文(1.3)所述,書面藏語的 bźi 顯示了前元音之前的邊音擦音化;許多那加語(Naga)的這個詞根已經演變為齒塞音,包括安加米語(Angami)的 da、die,Chokri 語的 da,Kezhama 語的 pedi,良麥語(Liangmai)和 Maram 語的 madai,毛語(Mao)的 padei,唔惹美(Mzieme)語的 m(a)dai,Nruanghmei 語的 padei,賽馬語(Sema)的 bidhi,坦庫爾語的 mati,Zeme 語的 medai。

漢語的「四」讀齒擦音聲母,上古漢語的\*siəd(GSR 518a-d)也許來自另一個變體\*s-ləy,擦音先佔據了前綴的位置。

#### good 良好的 / beautiful 綺麗的❶

對這個詞義來說,可以肯定地為原始藏緬語構擬帶有邊音和齒塞音聲母的變 體:

\*l(y)ak **×** \*l(y)an (>例如:書面藏語的 legs-pa ~ lags-pa〔拉達克語 Ladakhi〕

<sup>●</sup> 見馬提索夫 2003:51,327。

「好的、優美的,美麗的」;yag-po ~ h二dźag-po「好的」;盧 賽語的 lian ~ len「好的」)

\*m-d(y)ak (>例如:書面緬語的 tak-tak ~ tyak-tyak「恰好是」;拉祜語的 dà? 「好的、美麗的」 ~ qha-dè?「適當地」;臘魯語〔Lalo〕的 dìq「好的」;鐵丁欽語〔Tiddim Chin〕的 tak「對的、正確的」)

對此,漢語有些可靠的對應詞彙:表示「優美、美麗、精緻、好」的「麗」上 古漢語\*lieg(GSR 878a-b);「良」上古漢語\*lian(GSR 735a-d);表示「安心, 秩序井然」的「易」上古漢語\*diěk(GSR 850a)。**⑰** 

#### heavy 重的

這個詞原始藏緬語初步構擬為\*s-lay(>例如:書面藏語的 ltśi-ba、ldźi-ba,書面緬語的 lè,景頗語的 lī),許多語言經常帶有名詞化效果的齒音後綴,例如:景頗語的 lít「裝載物」;書面藏語的 ldźid-pa「重、重量」;盧賽語的 rit「重的」;博多語(Bodo)的 illit、gillit「重的」。

漢語的同源詞可能是構擬為清齒塞音聲母、表示車子因載重而前傾的「輊」上 古漢語\*tiěd(GSR 413e)。

#### iron 鐵

「鐵」這個詞可能很早就借入藏緬語了,根據書面藏語的 ltśags「鐵」,錯那門巴語(Cuona Menba)的 lek53「鐵」,以及書面藏語的 jak「轡頭的馬嚼鐵」,原始藏緬語可擬測為\*s-lyak 或\*l-tsyak。

這個詞義的漢語同源詞顯然是「鐵」,但高本漢並未提出其上古漢語擬音,僅在 GSR 1256b 中構擬中古漢語為\*t'iet(國語是 t'ie),到了包擬古/白一平的系統裡已經改成上古漢語\*s-lek/中古漢語\*thiet(見韓哲夫 1998, Ch.5)。

ladder 梯子 / bridge 橋

<sup>₩</sup> 關於最後一個詞,見包擬古 1980。

\*s-ley > 盧賽語的 lei, 鐵丁欽語的 lèi, 拉克爾語(Lakher)的 hlei-ri

\*s-lay >切邦語的 hlay?,坦庫爾語的 śay「小橋」、śay-ton「梯子」

#### leaf 葉子

這個詞藏緬語有兩個主要的變體,一個是開音節的\*s-la(有時候指稱「茶」),另一個則帶有塞音韻尾,\*s-lap:

- \*s-la > 書面藏語的 lo-ma,梅特黑語(Meithei)的 la,瑪嘉語(Magar)的 hla, 迪馬爾語(Dhimal)的 hla-ba,米基爾語(Mikir)的 lo(皆指稱「葉子」);書面藏語的 la,拉祜語 là「茶」
- \*s-lap >西部藏語的 lob-ma,卡瑙里語(Kanauri)的 lab,塔克帕語(Takpa)的 blap,怒語的 śəlap

此外,書面藏語還有帶前綴的齒塞音聲母的詞形:h蓁dab-ma「翅膀、閻葉」。這個形式與漢語的「葉」,高本漢構擬為上古漢語\*diap(GSR 633d)非常相似。

#### leech 蛭

這個詞在原始藏緬語的詞源已經確認是反映\*m-和\*s-兩種前綴的\*m/s-li:t「水蛭、螞蝗」。例詞包括米基爾語的 iŋlit,奧那加語(Ao Naga)的 melet,盧賽語的 hliit,列普查語(Lepcha)的 hlet-bü。漢語的同源詞「蛭」構擬為清的硬顎塞音,

<sup>■</sup> 關於書面藏語 lh-對應上古漢語 th-的例子,見下文 take off 脫/remove 去掉/loosen 放鬆/free 自由的。

上古漢語\*fiĕt。

#### moon 月亮 / month 月

這個藏緬語詞源起初構擬為\*s-la(STC #144),主要是根據像書面藏語的 zlaba、怒語的 səla、書面緬語的 la'的詞形作的推論,當時還無法解釋景頗語的 šətā和 卡杜語(Kadu)的 səda 的齒塞音(也可參考 Nocte 語的 ³da),至於盧賽語的 thla 與梅特黑語的 tha,則歸入另一個變體\*g-la。¶隨後在腳註 137,STC 把這個構擬 改成\*s-gla,而將前綴的交替形式重新解釋為\*sgl->\*skl->št-的結果,並聲稱這樣可以比較合理的解釋景頗語的詞形。但是,\*sgl->\*skl->št-的變化看起來不太自然。我們可以設想,也許是前綴\*s-產生顎化的影響,覺最初的\*s-la>\*s-lya>\*s-dya>šətā(景頗語沒有 dy-或 ty-的音串,顎音成分回歸前綴),這也是一種邊音聲母的塞音化。例如克倫尼語(Karenni〔=紅克倫語 Red Karen=Kayah 語〕)馬諾(Manö)方言的 ta「月」,原始的邊音已經變成齒塞音。其他平行的例子包括馬諾語的 ta「葉子」<\*s-la、ti「四」<\*b-ləy,及 pti「舌」來自原始克倫語(Proto-Karen)的\*ple(STC,p.137)。

#### navel 中心/肚臍

STC 為「肚臍/中心」構擬了兩個詞根,一個有邊音聲母(#287),另一個 是清齒塞音(#299):

- \*lary > 盧賽語的 laai「中間、中心、肚臍」、鐵丁欽語的 laai「中間」
- \*s-tay > 書面藏語的 lte-ba,景頗語的 šədāi「肚臍/中心」,加羅語(Garo)的 ste「肚子」

延續前面的論述,這兩個詞根無疑應該視為同源異形詞。

有意思的是,我們注意到, Hakha、Fallam 等城鎮稱中央欽語(Central Chin)

<sup>■</sup> 盧賽語的\*軟顎音加1的輔音串>thl-、tl-,是規律的演變。

<sup>② 很久以前班尼迪就指出了(1943),經由前綴\*s-的影響,列普查語衍生的第二次顎化(secondary yod)。</sup> 

為"Lai"/laay/,意思是「中央的,中間的」;"Lai"顯然與南部欽語(Southern Chin)之名"Daai"同源(見哈特曼 2001)。恰巧,漢人稱為黎語的海南卡岱語(Kadai)的母語者自稱"Hlai",一個明顯與語族名稱"T(h)ai"(台語)同源的名字。

nephew 侄兒 / grandchild 孫子 / young man 青年

原始藏緬語指涉男性晚輩親屬或一般年輕人的詞根是\*b-ləy>古緬甸碑文(Inscriptional Burmese)的 mliy>書面緬語的 mrê「孫子」,景頗語的 məlī「青年」,米基爾語的 phili-po「侄兒」。漢語可能的同源詞是「姪」,上古漢語\*d'iet ~ d'iet(GSR 413o-p),這個擬音有濁齒塞音聲母,以及同樣見於其他親屬稱謂的後綴-t。④

take off 脫掉 / remove 去掉 / loosen 鬆脫 / free 釋放

- \*g-lwat > 書面藏語的 glod-pa「鬆脫、使鬆弛」,書面緬語的 kywat ~ lwat「釋放」,景頗語的 lòt「釋放」
- \*s-lwat > 書面藏語的 hlod-pa「鬆、鬆弛」,景頗語的 šəlòt「釋放」,書面緬語的 khywat ~ hlwat「鬆、鬆弛」,拉祜語的 lê?「鬆脫;(油嘴)滑舌的」

漢語的同源詞是「脫(衣服)」,上古漢語\*t'wât ★ \*d'wât(GSR 324m), 及同諧聲偏旁的「蛻(皮)」,上古漢語\*diwat(GSR 324e)。

注意,藏緬語和漢語都有濁音與清音的變體,清濁別義,反映更早的使役與非 使役動詞的對立。

另一個藏緬語族(切邦語)的清邊音對應上古漢語的\*th-的例子,見上文 bridge 梯子 / ladder 橋。

李方桂並未將原始台語的\*thoot「去掉、脫掉(衣服)」(HCT pp.102-3)與

② 見馬提索夫 2003:464。

這個詞源相連,雖然它看起來確實像個漢語借詞。

#### tongue 舌 / lick 舔

這個在詞素音位及語義相關上錯綜複雜的詞族,足以適當地顯示舌尖音 1-和 d-之間大量的交互作用。為了這個複雜的藏緬語詞族,可能要建立下述粗略結構的泛 詞義變體公式,並且必須假定至少半打的變體:

\*m-lay  $\sim$  \*s-lay  $\leftthreetimes$  \*m-lyak  $\sim$  \*s-lyak  $\bigstar$  \*s-lyam  $\bigstar$  \*s-lya:  $\bigstar$  \*s-lay  $\sim$  \*s-ley :

上述變體中,其中一組次詞根是\*m-lyak ★ \*s-lyak「舔/使舔」(STC #211)。在這裏,景頗語的 mətá?同樣使人困惑,❷而我簡單地假定毗了\*m-lyak>\*m-dyak>\*m-dak>mətá?的發展。至於書面藏語 ltée「舌」(<\*s-lay)與書面藏語 ldźags「舌」(敬語)<\*s-lyak 的同源異形詞——書面藏語 ldag「舔」(在 STC 中被忽視),和景頗語非常相似,除了增音外難以解釋其塞音化形式。對於這組詞根,漢語的「食」是很好的同源詞候選人,GSR 921a 構擬其上古漢語為\*d̂ijək,這可以被白一平 1992 和薛斯勒 1987 所提出的擬音擇一取代(分別是\*m-lŏk 和\*mljək)。

STC 連繫漢語的「舌」及「舔」:「舌」上古漢語\*đ'iat(GSR 288a)與原始藏緬語\*g-lyat,「舔」上古漢語\*t'iam(不在 GSR 中)與原始藏緬語\*s-lyam「舌/火焰」;還提及漢語的「甜」,上古漢語\*d'iam(也不在 GSR 中),雖然「甜」彷彿是一個與「舔」完全不同的詞。我認為,透過像蔗糖之類物質的語義連結,漢

❷ STC 我的註腳 102 中已提及這個詞形,但是該書的其他部分則忽略了。

60 聲韻論叢 第十四輯

語的「舔」和「甜」(國語分別是 tiǎn 和 tián),事實上是同一詞族的成員。❸ 相當有趣的是,印歐語表示「舌」的同源詞也有 1 ★ d 的變異:例如原始印歐語\*dnghū->原始日耳曼語\*tungōn,而拉丁語讀 lingua(上文 1.1)。

\* \* \* \*

漢藏語中舌尖音交互作用的本質,現在是重新思考的時候了,包括共時與歷 時、以及語言內部或跨語言間的現象。

#### 符號與縮寫

A▼B 表示 A、B 互為變體; A 和 B 是同詞族的成員

GSR 高本漢 1957

HCT 李方桂 1977

PIE 原始印歐語

MC 中古漢語(=高本漢的「Ancient Chinese」)

OC 上古漢語(=高本漢的「Archaic Chinese」)

PTB 原始藏緬語

PST 原始漢藏語

ST 漢藏語

STC 班尼迪(本尼迪克特) 1972

TB 藏緬語

WB 書面緬語

WT 書面藏語

② 在拉祜語中,lè?「舔」這個詞也可以表示「吃」,特別表示「吃」是好玩的的事情、或味覺的享受,像是享用甜的或鹹的點心,而非僅僅滿足飢餓才「吃」。表示「鹽」的詞則是 á-lè?,意思是「被舔之物」;而「糖」通常被稱為 á-lè?-cho,直譯「甜鹽」。拉祜語就像許多別的藏緬語一樣,mè「美味的」這個詞也指「甜」,因此「糖」的另一種說法是 á-lè?-mè「美味的鹽」。

## 語言中英對照表

語言名稱	中文譯名	語言名稱	中文譯名
Angami	安加米語	Lí-yǔ	黎語
Ao Naga	奧那加語	Lushai	盧賽語
Bahing	巴興語	Magar	瑪嘉語
Banpara	班帕拉語	Mand.	國語
Bodo	博多語	Manö dialect	馬諾方言
Central Chin (Falaam,	中央欽語	Mao	毛語
Hakha)			
Chepang	切邦語	Maram	
Chokri		Meithei	梅特黑語
Cuona Menba	錯那門巴語	Mikir	米基爾語
Dhimal	迪馬爾語	Moshang	莫尚語
Etruscan	伊特魯利亞語	Mzieme	唔惹美語
Garo	加羅語	Namsang	南桑語
Hkauri dialect		Northern Naga / Naga	北那加語/那加語
Jingpho	景頗語	Notce	
Kadai (Hainan)	海南卡岱語	Nruanghmei	
Kadu	卡杜語	Nung	怒語
Kanauri	卡瑙里語	Samheung (S.Min)	三鄉 (閩南語)
Karenni=Red	克倫尼語=紅克倫語	Sema	賽馬語
Karen=Kayah			
Kezhama		Southern Chin	南部欽語
Konyak	孔亞克語	T(h)ai	台語
Ladakhi	拉達克語	Tablung	塔布龍語
Lahu	拉祜語	Takpa	塔克帕語
Lakher	拉克爾語	Tangkhul	坦庫爾語
Lalo	臘魯語	Tiddim Chin / Tiddim	鐵丁欽語
Lepcha	列普查語	Zeme	
Liangmai	良麥語	Zhongshan Cantonese	中山粤語

#### 參考書目

- Baxter, William H. (白一平)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enedict, Paul K. (班尼迪) 1943. "Secondary infixation in Lepcha." *Studies in Linguistics* 1.19.
- Bodman, Nicholas C. (包擬古)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In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Waugh, ed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34-199. Leiden: E.J. Brill. 漢譯本:〈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建立兩者之間關係的若干證據〉,收於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 1995《原始漢語與漢藏語》:46-241,北京:中華書局。
- Gong Hwang-cherng. (龔煌城) 2000. "The problem of Old Chinese prefix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Sino-Tibetan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aipei) 1.2:39-62.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語言暨語言學》。又收於龔煌城 2002《漢藏語研究論文集》:161-182,臺北:中研院語言所籌備處。
- Greenlee, H. and John J. Ohala. 1980. "Phonetically motivated parallels between child phonology and historical sound change." *Language Sciences* 2:283-308.
- Handel, Zev J. (韓哲夫) 1998. The medial systems of Old Chinese and Proto-Sino-



- Hartmann, Helga. 2001. "Prenasalization and preglottalization in Daai Chin, with parallel examples from Mro and Mar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2:123-142.
-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GSR") 漢譯本:高本漢著,潘悟雲、楊劍橋、陳重業、張洪明編譯 1997《漢文典(修訂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Matisoff(馬提索夫), James A. 1978. *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 -----. 1995. "Sino-Tibetan palatal suffixes revisited." In Y. Nishi, J.A. Matisoff, and Y. Nagano, eds.,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pp. 35-91.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hala, John J. (歐荷拉) 1974. "Experimental historical phonology." In J.M. Anderson and C. Jones, ed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I: theory and description in phonology*, pp. 353-389.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

- ----. 1983. "The origin of sound patterns in vocal tract constraints." In P.F.
- McNeilage, ed.,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pp. 189-216. New York, Heidelberg, Berlin: Springer-Verlag.
- Pulleyblank, Edwin G. (蒲立本) 1961-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44, 206-265.
- ------. 1973. "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報》) 1.1:111-126.
- Schuessler, Axel. (薛斯勒) 1974. "R and I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報》) 2.2:186-199.
- ----- 1987. *A Dictionary of Early Zhou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Deltacism of laterals in Sino-Tibetan and elsewhere

## James A. Matisof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he apical consonants [1], [d], and [n] are quite similar in articulatory terms, all voiced sounds involving the occlusion of the tip of the tongue against the alveolar ridge or the back of the upper teeth. Many languages show dialectal variation among these sounds. There is, e.g., a well-known tribe of American Indians known variously as Dakota, Lakota, or Nakota. A number of Sino-Tibetan (ST) etymologies show interchange between [1] and [d], for which the conditioning factors are rather obscure, in a manner reminiscent of the so-called "sporadic" cases of d  $\Join$  1 in Indo-European.

**Keywords:** Sino-Tibetan Language, Tibeto-Burman Language, Old Chinese, Deltacsim, lateral, cluster, variation, etymology, cognate